

琴台客聚
廖火

中國版《侏羅紀》

西方近年有一齣《侏羅紀公園》電影非常熱賣，拍了多集，殊不知，鄭文光之前已寫有科幻短篇《侏羅紀》，而且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寫過一篇復活古生物的科幻小說——《史前世界》。

史前世界：地球形成以前宇宙是怎麼一個世界呢？人類還沒有出現的地球又是怎麼樣的呢？鄭文光在這篇科幻中充分的想像，大膽的創新，把我們帶入那浩瀚如煙海的宇宙。

《海豚之神》是鄭文光科幻小說的又一代代表作。小說描繪了一場人獸奇像的景面。主人公獸石和胡雲霸同海豚「阿聰」交上了朋友，借助阿聰，他們得以看到海底世界的生活，他們更深深為海豚之神的精神所感動。

鄭文光的科幻小說著作雖然沒有倪匡那麼豐富多彩，但他遺下不少傳世之作，計有：《太陽探險記》（一九五六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）、《黑寶石》（一九五六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）、《飛出地球去》（長篇，一九五七，中國青年出版社）、《飛向人馬座》（一九七九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）、《鯊魚偵察兵》（一九七九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）、《鄭文光新作選》（一九八零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）、《大洋深處》（一九八一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）、《鄭文光科學幻想小說選》（一九八一，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）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，鄭文光突然高血壓，半身不遂，右手抬不起

來，說話也困難。

他曾託人捎口訊給我，自一九八三年以來，他已抱病全休。

在他的大力倡議下，當時中國作家協會之後發展了八位科幻作家會員：劉後一、金濤、魯克、王曉達、劉興詩、彭鍾岷、蕭建亭、稽偉。

過去，在鄭文光大聲疾呼下，科幻作品逐漸受到官方重視。鄭文光臥病後，科學文藝事業在萎縮中，由鄭文光一手創辦的《智慧樹》停刊（當時為十萬份），《科幻海洋》和《科幻譯林》也不出，只剩下《科學文藝》在成都出版。

鄭文光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馬平川的。

鄭文光創作科幻作品，曾遭到不少非議，說他從事的科幻小說「不務正業」、「歪門邪道」，還有的指責鄭文光沒有堅持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立場，是搞「唯心主義」。

還幸鄭文光最終不為所動。

之後，鄭文光又出版《古廟奇人》（一九八一，香港昭明出版社）、《神翼》（一九八二，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）、《鄭文光作品選》（一九八二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）、《戰神的後裔》（長篇，一九八四，花城出版社）、《怪獸》（一九八五，新雷出版社）。著作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的有：《地球的鏡像》、《海豚之神》、《命運夜總會》、《太平洋人》，被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有《地球的鏡像》。

（《科幻之父——鄭文光》之三）

爽姐私語
林奕兒

回鄉吧！

以前很喜歡夏天，特別是小時候，放暑假了，便有很多好玩的東西等着我們，單是通山跑，玩捉迷藏，已經可以玩半天，又或者爬樹捉金絲貓、拍公仔紙、換雪條棍、放紙鳶、跳飛機、玩汽水蓋，總之乜都玩一餐。

小朋友都很單純，又聽話，大人不必為我們費神，放假不必為我們安排做乜做物，我們自己會安排好，二、三年級也不擔心什麼，每天必定做點暑假作業才去玩，玩一陣又會回家幫大人做事。我自覺比較叻，很自覺的，不是幫媽媽照顧弟妹，便是幫媽媽擔水。擔水呀，雖然個子小，但也有力氣每次擔半桶水回家，而且是赤着腳由井頭經過我們玩耍的空地才到家。我現在常常想，怎麼可以赤腳擔水走那麼遠的路呢？腳底不痛的嗎？怎麼想也想像不到當時是什麼感覺，總之完成了任務便很威水的了！

還會照顧弟妹，帶弟弟返幼稚園，又哄更細的妹妹到處遊玩。父母從不會擔心的，也甚少責罵，因為我是個很有擔當的女兒！很奇怪自己怎麼不會有怨言的呢？又沒有什麼玩具，又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又要做那些家務！平時最開心莫過於去小舖頭買條雪條吃，那已經是很大的滿足了！小舖頭旁邊是一間賣冰塊的店，最愛站在舖頭門口等冰送

來，他們用木條搭成一條小橋，從運冰塊車上把一大嚙一大嚙冰滑進舖內；這樣我也可以看半天，真過癮！

記得有一次，學人爬樹，爬到半中間，發現手臂有條毛毛蟲在爬，嚇得跳落地，趕緊把毛毛蟲撥走，蟲是撥走了，手臂卻一條條紅痕，癢得不停抓，八、九歲女孩的我也覺得自己調皮，怎麼被毛毛蟲這樣對待也不怕，回家擦了止痕膏又跑去玩了！說真的，那時候真的自由自在，生活無憂無慮，簡單快樂，沒有物質的追求。快樂就是快樂，這無價的時光已經不再回頭！

看看現在，特別是今年的夏天，萬萬想不到會過一個如此不愉快的夏天，如今物質豐富，要什麼有什麼的空地才到家。我現在常常想，怎麼可以赤腳擔水走那麼遠的路呢？腳底不痛的嗎？怎麼想也想像不到當時是什麼感覺，總之完成了任務便很威水的了！

還會照顧弟妹，帶弟弟返幼稚園，又哄更細的妹妹到處遊玩。父母從不會擔心的，也甚少責罵，因為我是個很有擔當的女兒！很奇怪自己怎麼不會有怨言的呢？又沒有什麼玩具，又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，又要做那些家務！平時最開心莫過於去小舖頭買條雪條吃，那已經是很大的滿足了！小舖頭旁邊是一間賣冰塊的店，最愛站在舖頭門口等冰送



■我要平靜的生活。 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湯穎兆

朋友的自然療法體驗

朋友是人面極廣的生意人，自小有濕疹，現在愈認識人多，愈明白自己的濕疹由來，當中既有心理原因、也有童年陰影，以及生理問題。

人愈大，愈明白不能只採頑固醇，於是四出找辦法，顛底骨、順勢療法、中醫也試過，但濕疹的康復之路漫長，長遠之計是想找既有效又方便求醫的，於是又問我們意見。

我們介紹了他去了家居附近的一間自然療法醫館，內有機器做電流，有整骨的，有做循環的，一做完，本身眼旁紅腫的位置已明顯退了。醫師說他分解不了蛋白質，長遠目標是希望他回復正常，可以盡情吃蛋和奶。我們的反應是：是的！那才是治本的做法，若醫生告知你一世也要戒某一樣東西，就像一世要你吃血壓藥一樣，其實沒有治好病症吧？

他說看到很多病人都是小孩子，有過動症的，有過敏的，深

感這一代真是愈來愈多問題，也難怪不同的自然療法會有更多人認同，因為主流醫學可以解決到的病症不多，尤其是分科過分地各自為政，讓他們看不到孩子的整體問題。

他笑說，從前會覺得自己讀很多書，不會太信主流以外的東西，但慢慢卻發現一成不變，才會故步自封。醫師問他用過幾多類固醇，他說都是外搽的，頭最多，所以現在最紅就是頸，也很易抓損。醫師說幸好是外搽，可以慢慢清，內服的就真的不能保證可以清到。

我們談起，一個人其實肯不肯再去嘗試別的東西，與病情有多嚴重，大概沒什麼關係。更重要是他自身的價值觀能否接受更多東西，容不容許自己聽自己的聲音，可不可以讓自己走走所謂的專家不提議的路。他說一開了這門，就遇到很多不同的方法，只要肯試，就會愈來愈明白各項療法的運作，亦明白他們的聯繫。

天言知雲
楊天命

如何令自己「贏在起跑線」？

為人父母，多數希望孩子「贏在起跑線上」。天命亦有朋友的孩子，五、六歲左右開始便學畫畫，但他接受的並非「填鴨式藝術教育」。導師會讓學生欣賞許多名家作品，例如梵高的畫作，讓他們知道「梵高是這樣畫的」，稍加講解，隨後便任由他們自己發展和學習，不加限制。

小朋友們不需要跟隨著具體步驟，而看到五歲小朋友自由畫出來的作品，我很詫異，他竟然能自主畫出梵高的味道，而且不是一筆一劃地臨摹？可見，小朋友的思想很自由、沒有規限，不需要手把手教學，也可以創造、突破很多東西。看到他們的作品，天命簡直自愧不如。

作為一名父親，我和兒子聊天的時候，也常常有這種感覺——他們比我聰明得多。很多新事物，我都沒有時間去學習，便需要他們向我解釋，甚至成為我的「導師」。回

想我在他們這個年齡的時候，我懵懵懂懂，最多只是看小說，然而他們卻已經在追求科技、知識、新觀念。每次看到他們，我都深深感覺：這就是創造未來的人，未來需要他們不斷學習和進步，而世代永遠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

雖然視野上比不過兒子們，但我認為自己作為他們的父輩，至少有這樣的優點：我能做到配合時代、終身學習、不停看書、不恥下問。這令我不禁想起，有一位高人問我，「天命你信不信有輪迴」？我當然信，而對方答曰：「你知道如何做到『贏在起跑線上』嗎？就是你在這一輩子一直學習，直到最後。因為，知識可以被帶到下一輩子，令你在起跑線上勝出。」哈，也許閣下不禁懷疑：真有這樣的「輪迴」？

其實不管是否為真，對天命的影響亦不大——因為我原本早就做好決定，這輩子是「活到老、學到老」了，不知閣下又是否同意？



百家廊

若荷

盛夏的七月，無處不在的熱浪好似流水，人在室內，如同單進一個悶熱的蒸籠，走向室外，又被熱辣辣的太陽烤炙着，非樹蔭下無處藏躲。不知生長在室外的花們，是怎樣度過一個個酷夏的，何況它們還那麼嬌弱。前些天，有位朋友發來一個鏈接，那是他自己做的美篇。點擊這個鏈接的時候，我的目光還是慵懶的，眼角是午後醒來的疲倦，當頁面打開，十餘幅照片從含羞待放的花苞，到花朵逐漸舒展，整個過程在鏡頭下逐一定格，逐一展現時，我眼前頓時一亮，不禁驚呼，呀！韋陀花！

韋陀花，其實就是曇花。在我的印象裡，那是一場美麗的遇見，是竭盡氣力也要一展花容的生命的勃發，所以，它潔白的花朵，才在真實的記錄下熠熠生輝。當攝像機的快門按下去的刹那，它也恰好花蕾初綻。等快門聲了，它已將整朵花託於世人面前，給世界一次難得的機緣。傳說中的韋陀花，就是以這樣的姿態，以不可侵犯的聖潔，開放給心目中的愛人看的。它應該知道，人們眸子裡露出怎樣的驚訝，知道每一句話都是對它的讚美，每一道目光都是給它的安慰，當攝像機對準它的那一刻，無論是巧合，還是蓄意的等待，都與它命運同在。

這不是一般的花，而是世界上僅此一種可以瞬間開放、瞬間重又閉合的花。說它瞬間，其實也有一段漫長的過程，這個過程便是在沒有開放之前的等待。盛夏的早上，汲水而溉，竟然發現寬大的葉片上生長出幾個小小的花苞，這給種植者帶來全新的期待。就這麼每天反覆查看着這幾枚花蕾，看它們一點點飽滿，愈來愈像一種含苞待放的情態，露出黃白。終於，到了剎那開放的時刻，於是擺弄，洗杯，泡茶，邀約親人、至交，前來看花。夜空中恰好一輪皎潔的月亮，於是把月下當作仙境，把小院當作賞花的觀台。在褒獎與感歎中，曇花閉合，茶味淡了，而賞花的人，卻意猶未盡。

曇花，一般在夏天夜晚八九點鐘的時候開放。古人有詩云：「一莖數蕊盡叢生，粉量檀心畫不成。靜態雪花堪比潔，幽香蓮葉與同清。」大意是曇花一根莖上生長着數朵蕊，靜態的樣子跟雪花一樣潔白，香氣和蓮葉一樣清新，是無法用畫描繪出來的。把一株花養育到開花極不容易，它需要精心的照

管，施肥、澆水，注意乾濕、溫度等等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她種的一棵蘭花養了十年才開出花來，於是以「十年」命名為之紀念，養育蘭花尚且如此不易，更何況花開短暫的曇花呢。當一株曇花在你面前幽幽綻放的時候，你怎麼也不願相信，它並不是專為你開，而是自然現象，你總是默默地認為，它是因你的期許才開放於人間，就像下凡而來的花神，心有靈犀，讓你有所念想和準備。

曇花屬於仙人掌目仙人掌科，葉多肉而寬厚，但沒有仙人掌的刺。它沒有花苞，不開花的時候，有人常將它與令箭荷花混淆。我所居住的院裡，很多人喜歡養花，幾乎家家都栽種一些，但幾乎都有所重複，什麼長壽花、君子蘭，許是因為花名好聽的緣故，綠葉花卉也多有類似。它們春天被搬到樓下院中，深秋再搬回樓上室內，已然形成規律。有年夏天，有戶人家把一盆曇花搬了下來，葉片數丈，高約兩尺，四散着，用幾根竹籤插進土裡撐在下面，使它不致倒伏。儘管這樣，看去還是葉片沉沉的，大有把竹籤壓歪壓倒的感覺。

據說這花，是主人去上海看望女兒家時，女兒的鄰居贈送的，當時只一片無根的葉子，她揣進包裡帶回家來，經過幾年精心的養育，才長成這麼大的一棵。因為不識此花，於是讓鄰居們鑒別。有人說是曇花，有人說不像。花搬出來的時候，是在三四月間，春光明媚，陽光送暖，兩個月後生出花箭，主人大喜，以為終於能夠看花，沒辜負精心培植的心血。一天早上，我們一齊下樓，看那花時才發現花已枯萎，花瓣無力地垂在葉上，就像帶了一場歡喜過後的憂傷，大家甚為遺憾。花的主人沉默良久，或許，養了數年，她更想看到花開的模樣，無奈曇花一現，一不留神，已然錯過。

我認識曇花，但我忘記曇花開放在夜晚，結果也是錯過花期。對於曇花，我有過多次觀賞的經歷，大咋小呼的，歡欣跳躍的都有。寧願不睡，等待半夜也要看曇花盛開的場景，歷歷在目。喜歡種花的是我的父親，曇花、倒掛金鐘、茉莉，在我家院子裡應有盡有，四季花開不同。父親喜歡種花，他退休後將大把的時間用來花卉養植，他能將一盆紅紅的令箭荷花養到半人多高，寶劍一般厚重的葉子被他用鐵絲、繩索、木棍架起，花開的時候層層疊疊，如同寶塔，很是壯觀。

曇花開放的夜晚，父親肯定不會睡去，他坐着一把搖椅，在佈滿星光的夜色裡等候，

「星二代」廚神

有一手好廚藝，又能为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洗手做湯羹的男人，是不少女人視作最有魅力和浪漫情操的男神。而男藝人徐肇平（香港影視圈女藝人黃淑儀之子）不單止外形高頭大馬，廚藝出眾，尤其是為食物調配醬汁頗有心得，曾有不少飲食節目皆是「母子檔」上陣。

黃淑儀是TVB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女藝員，與汪明荃、李司棋、趙雅芝在電視圈被合稱為「四大花旦」，十九歲時下嫁比她年長二十年的電視圈著名監製劉芳剛，然而兩人的婚姻最終以離婚收場；黃淑儀其後在加拿大再婚，徐肇平是「星二代」，曾簽約成為TVB藝員，但當TVB要求他簽六至八年的長合約時，他拒絕了，以自由身尋求發展。而黃淑儀為兒子抱不平地說：「有長合約在身的藝人，太受束縛了！」

資深電視圈幕後人員就表示：「藝人就是公眾人物，一言一行受到關注是必然的事，也是要成為藝人須付出的代價之一，全世界的演藝界所呈現的現實和殘酷，都與追求名成利就藝人的雙方利益掛鉤，人要生存，能否維持到基本的生計，已是最底線的現實。」

幕後人員又指出，有不少「星二代」被指在投身演藝圈時已贏在「起跑線」上，是耶非耶？都只是見仁見智的個人觀感，藝人能名成利就，誰也知道是存在很多很多的因素，絕對不能一概而論；正如某女藝員在電視圈已薄有名氣，但當她跳槽到另一間電視台時卻不受重視，演出的劇集被視為「倉底貨」，詎料「倉底貨」令她一劇爆紅，成為電視圈的天之驕女。

女藝員回想說：「當時我抱的是平常心，那份驚喜令我的心臟狂跳，情緒高漲，平復心情後我更要認清往後的演藝生涯方向，或許我的性格是比較理智型，演藝圈的事情每刻都在變化，不管你所要求的理想和生活是什麼？掌握在自己手裡吧！」

瞬間的美

一旦曇花開放，馬上叫我們起床看花。花擺放在室外，用一把手電筒照着，微弱的光柱下，更增添了些神秘的色彩。曇花從漸漸開放，到慢慢枯萎，整個過程僅四個小時，人們用「曇花一現」來比喻美好事物的難以持久，再恰當不過。十幾年的曇花種養史，也叫我們習慣了享受曇花一現的精彩，忽略了它拚盡全力的一搏，有時也讓我們在我們睡夢正酣的時候寂寥地閉合，現在想想非常可惜。美，又美得僅此一瞬，不可復得，辜負了賦予世間的這份難得的美。生活中有許多的瞬間的美，比如一滴露珠的晶瑩，一枚葉片的顫動，細細品味時，美得令人感動。就如曇花留給我們的花語：「剎那間的美麗，一瞬間的永恒。」

傳說，曇花原是天上的位花神，她每天都開放着，天真爛漫，無拘無束，從沒有凋謝過。只因愛上了為她澆水除草的年輕人，違反了天規，被玉帝貶為每年只能開一瞬間的花，以此作為懲罰，並把那個年輕人送到靈鷲山上出家，賜名韋陀。遭遇愛情挫折的人，最知道自己怎樣修行，耿耿秋燈下，總能化解心底的相思。多年之後，韋陀潛心習佛，漸有所成，果然忘記前塵，把曾經相愛的花神忘了，而花神卻怎麼也忘不了那個曾經對她關懷備至的人。

韋陀自此虔誠向佛，曇花卻對他念念不忘。她知道，兩人唯一見面的機會，就是韋陀每年下山為佛祖煎茶採集朝露的時候。曇花掐算好時間，在韋陀下山的路上等待，看他遠遠地走來，就把集聚了一年的精氣綻放於那一瞬間，她希望韋陀能夠在她開放的時候看她一眼。但每一次韋陀都擦身而過，他不知道哪朵花是花神專門為他開放。千百年過去了，韋陀一年年下山採集朝露，曇花一年年綻放，韋陀卻始終沒有記起她。至今天，曇花仍然默默地開着，在月下寧靜的夜晚，月圓月缺，年復一年。因了曇花執着的愛，世人又把它叫作「韋陀花」。它守護着人們對愛堅貞不渝的信念，以短暫的綻放，詮釋出即便只有剎那的美麗，也是永恒的理想境界。



■韋陀花，又叫曇花。 網上圖片

父母的分別心

想到父母偏疼弟弟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。

另外一個朋友的故事有些相似。她和弟弟都已出來工作，弟弟不但不需要交家用，父母還常常暗地裡幫補弟弟。她每月要交的家用，稍遲一日，母親都會跟她追數。朋友的人工並不高，除去家用和自己的必要開支，所剩無幾。她一直都想存一筆錢，去日本進修。也因此，她曾同母親商量，可否暫不交或少交家用。母親一句話便將她噎住了：再進修人工也高不了多少，還不如安心踏實工作。

「可我一轉頭，就聽母親問弟弟，要不要再去英國唸個學位。」一語未了，朋友的眼圈已紅了半邊。

這兩個朋友年紀相仿，不同的是一個長居澳洲，一個家在香港。父母的區別對待，成為她們最難言的傷心事。

汶川地震過去十一年了，有一對夫妻的話，時常會不經意間在我耳邊回響。這是一對我在地震之後採訪過的夫妻。他們唯一的女兒十二歲了，就讀映秀小學。映秀是震中，地震時傷亡慘重，他們的女兒也不幸遇難。我是地震剛剛發生時認識他們的，地震一周年，地震二周年，都有繼續去回訪。震後重組的家庭很多，震後的新生兒也很多。重組家庭

和新生的孩子，通常被認為是災後重建災區重生最打動人心的事情。但是這對當時只有三十多歲的夫妻，卻約定不再生育。

他們告訴我的理由很樸素也很真誠。不幸遇難的女兒在他們眼中是最優秀的，學習、繪畫、唱歌、跳舞，都是最好的。倘若為了彌補膝下寂寞，再生下一個孩子，不管這個孩子將來如何，從小就一定會被拿來跟早逝的姐姐比。

「我們都是普通人，都有分別心，但是對這個孩子來說，太不公平了。」

這對夫妻的話，讓我立刻肅然起敬。

佛說眾生平等。學佛的朋友跟我說，學佛最難的就是消除分別心。高顏值的人、財富多的人、才華出眾的人，即便是在佛門中或是學佛弟子之中，也往往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和青睞。更何況是普通人。大部分普通人為父母後，血脈相連，情感所致，對子女的疼愛之心甚至會不顧個人安危榮辱。但對孩子區別對待的心，始終都存在。我想，去問問非獨生子女家庭成長的孩子，答案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。

有位著名的動物學教授說，要老二是為了保險起見。如果老大健康，老二就可有可無。這句話很殘酷，但直視人心。